

汉译佛典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初探

许杰然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在译经写经以及弘扬佛教教义的过程中与汉语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进而产生了许多汉语新词新字,许多衍生词汇中也带有了佛教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发展,产生了诸如双音化、多音化趋向等语言现象,更为后世的翻译、不同语言互相交融树立了范本。佛源词汇的产生、发展有众多不同的方式,本文旨在从佛教汉传过程大致发展历程,尤其译经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对佛源词汇进行探析。

关键词:佛教;汉译佛典;汉语词汇;梵汉合璧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020(2012)03-044-04

一、佛教的传入及影响

宗教绝不是外在上表现出来的天上的神,寺庙里的梵音,教堂的穹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宗教符号所象征和传达的精神内涵以及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人类伴生的产物,宗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作为芸芸众生寻找精神慰藉还是寄托希望的所在,或者作为历史上众多王朝稳定统治、安抚人民的政治工具,甚至是促进社会变革抑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宗教都是伴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社会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公元前6至5世纪的印度,佛教创立,但佛教真正的弘扬发展,除了佛教弟子的努力传播,更离不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阿育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因为有了强有力的政权作支持,随着军事活动的进行,佛教也自然得到了大力的推广,一跃成为世界性质的宗教。

作为与印度毗邻的中国,很早就与印度有了文化方面的交流,而佛教也早早进入了中国大地。关于佛教的传入,旧史记载,都以东汉明帝时期开始,因为明帝夜梦金人而遣使求经,“白马东来”译《四十二章经》^①,是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及至汉末三国时,佛教在中国已初具规模,但与国内固有文化的思想——儒、道两家的学说也曾有过激烈冲突,这也是中国本土文化遇到外部刺激而产生的轩然大波。但后来这位客人终究与本土的儒、道两家水乳交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在漫长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认同和吸收了古印度的文化,而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中华文明的宗教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而演变,中国化的佛教不仅融合了中国人重要的祖先崇拜情结,更在思想上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天命思想、阴阳观念以及五行中相

生相克的力量,甚至于在组织架构上融合了道教中的设教构想和制度化的神学观念以及许多的儒家思想。

二、佛源词汇的产生发展

佛教最深入而普遍的影响无疑是在语言方面。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而且可以直观地反映所承载文化的发展变化。语言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纵观古今,语言的产生都意味着文化的发展,甚至于一个词汇的产生也反映着一种文化现象的兴盛。佛教作为一个完全异质的语言文化系统进入中国,在传入以及传播的过程中,汉译佛典成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途径,而在漫长的译经写经过程中,佛教文化对于中国的语言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汉语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汉字、修辞等方面的冲击都是极大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绵延而历经两千年不衰。其中词汇最能直观、迅速地反映人民思想转变的历程、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从巷陌间的谚语俗语,到知识分子的书面正式用语,源于佛教的词汇被已经不知出处的人们频繁地使用着,无数源于佛教或者在汉译佛典中产生的新词在各种方式的传播中进入了我们日常的语言词汇中。梁启超先生曾经统计日本学者所编《佛教大辞典》中收有“三万五千余语”,而近代无锡人丁福保先生转译日本真宗大谷派学僧织田得能著作的《织田佛学大辞典》中也收有大约三万条佛源词汇^②。这些受佛教影响的新增的汉语词汇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音译词

音译词汇往往是直接按照梵文发音而翻译或者翻译其中的部分音节。汉字表意的性质却使许多除人名地名外的大多数音译词后来都变成了意译词,也有少数逐渐通过某种方式(如在记音字上加义符)或由于某种原因(如俗词源化)而汉化了。因此,在原先的汉语中,外来借用其音而造的新词并不多,而佛教混合语中就有了非常多的音译词。

这些音译词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人名地名,二是佛教术

收稿日期:2012-03-28

作者简介:许杰然(1990—),男,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文字、词汇。

语,三是普通词语。诸如我们常见的“僧”,本自梵文 Sangha, 纯音译应为“僧伽”,本指“合”、“和合众”、“法众”,僧为弘扬、住持佛法者,因而也被尊为佛教三宝(佛、法、僧)之一。而与之相关联的词语甚多,“僧”也已经成为一个佛教出家人的统称。随着“僧”的广泛运用,它也被用来泛指宗教职业者。再比如说,“佛”,梵文为 Buddha,是佛教音译词中影响最深远、最广泛的一个,所相关的“佛教”甚至成了一种后起的传统文化的象征,因此,与佛有关的词语大量出现。最初被译为“浮屠”(《汉明帝永平八年诏书》),南北朝时又写成“佛图”(《世说新语·言论篇》),也作“佛陀”、“佛驮”,后来简称“佛”。佛又可作根词用,构成大批的新词。据统计,《佛学大辞典》中由“佛”组成的词语有152个。这两例就是其中运用最广泛的佛教术语类音译词^③。诸如此类的音译词还有很多,如“梵”、“沙门”、“涅槃”、“菩提”、“阿鼻(地狱)”、“袈裟”、“阿罗汉”、“南无(本音 na mo)”、“舍利”、“须弥”、“塔”等等。这些词汇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有收录并注明是佛教用语,且标明了梵文,但这些词很多都是仍表示原有佛教专属意义,并没有汉化,而有的词虽然有了一定汉化的含义,但并没有广泛地得到运用,也只是单纯地运用于佛教领域。

(二)意译词

意译词在词汇形式上与其他世俗文献所用词汇相比较,基本不会表现出很明显的差别,这是因为它所表示的概念或者概念源头大都是外来的,不过是根据汉语的构词方式而被创造。有研究表明,因为意译词中有着鲜明的民族化特点,因而更容易被更多知识分子接受,这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争取到更牢固的地位,融合汉语词汇特点的结果。所以汉译佛典中大量的新词都是以意译的方式进入佛教混合汉语的,据朱庆之先生估计大约应占佛教混合汉语外来词的五分之四。例如:“世界”,梵语为 lokadhātu,原意为日月照耀的范围,即佛教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名为一小世界,又泛指宇宙,如三千大千世界和华藏世界,“世”含有时间流逝的意义,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界”则含表示方位方向的意义,指十方空间。《楞严经》卷四中有“世为迁流,界为方位”语。后来“世界”成为一个偏义复词,侧重于表达地理范围的含义。再比如说“现在”一词,《俱舍论》卷二十说:“有作用时,名为现在。”意思是在事物正在发生作用的那一瞬间,“现在”是指霎那时刻,所以时间变换的同时人也在不停地变换在此时的“现在”。而如今“现在”一词,则泛指时间,眼前一刹那,与过去、未来相区别。后泛指此时。这与佛经中所指是基本一致的。此类词还有诸如“色”、“空”、“缘起”、“缘灭”、“轮回”等等。

(三)梵汉合璧词

所谓“梵汉合璧词”是指梵语搭配汉语、在翻译过程中音译、意译并用所构成的新词,所以它具备了这两种语言系统中词汇的基本特点。因而“梵汉合璧词”既要服从汉语的语音系统,主要指音节部分,还要服从汉语的语法结构,包括构词法,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汉语词汇的一些规则把音意结合在一起。据梁晓虹博士的研究:“在汉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合璧’方法造新词,介绍外来的新概念,就是佛经的翻

译。”至于“梵汉合璧词”的具体搭配方式,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省“梵音”以就汉语

如“阎罗”一词,本是“阎魔罗阇(音 shé)”的略称,为梵语 Yama-raja 的音译,意译为平等王,或译为缚,即缚罪人之意,指佛教中掌管地狱的神。转译为汉语时,用汉字“阎罗”表音,再加上一个“王”字表义,构成“阎罗王”一词。与此同类的尚有“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佛眼”等词。这些词语中前面的梵语音译部分往往起到修饰语的作用,而后面的汉语单词则显示所指的类属。如“果”代表修行的阶位,“山”代表物名,“眼”则代表某种抽象的功能。再举一例,诸如“魔”字,就是极为典型的梵汉合璧词,本是梵文 Mara(魔罗)的省音,这也是典型的省梵音以就汉语。而汉译时,本翻译作“磨”,梁武帝萧衍认为“字宜从鬼”,改作“魔”,这也是选会意字以适应其词义的典型范例。《说文解字》中说:“魔,鬼也,从鬼麻声,莫波切。”许慎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收录“魔”字,汉代是否就有这个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宋代徐铉《说文新附》里已经有收录这个字,也就是说在徐铉的时代“魔”字已经使用极为频繁了,徐铉已经不得不收它。而佛教中,“魔”的含义则比汉语中的更为复杂多样,一般有“四魔”的说法:一是“烦恼魔”,主要指贪、嗔、痴等。二是“五阴魔”,指种种身心的烦恼。三是“死魔”,即生死轮回无常不可控的威胁。四是“天魔”,为欲界之第六天主——魔王,其眷属为魔民魔人,而汉译佛典时“魔罗”意译指能夺命、障碍、扰乱、破坏等害人命、障碍人之善事者,也作“恶魔”。也引申指一些具有一定神奇性的人或事物,如“魔术师”、“魔方”等等。即使从未见过或者使用过这些东西,但是人们也能感受到它们所共有的特点,这自然也是“魔”字所决定的,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汉语中的一个基本语素,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魔”字所带有的“梵性”。

2. 选会意字以适应词义

除前文中所说梁武帝萧衍将“磨”改作“魔”一例外,再如“须弥”是梵语 Sumeru 的音译,原为印度神话中的一个山名,而在佛教典籍中也有沿用。据佛教解释^④,我们所住的世界中心是一座大山,叫须弥,须弥的意思是“妙高”、“妙光”、“善积”等。转译汉语时,用汉字“须弥”表音,同时加上一个表示意义的汉字“山”,构成“须弥山”。在东晋王嘉所著志怪小说集《拾遗记》卷十中说:“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

在“梵汉合璧词”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梵语音译部分和汉语单词的关系也类似于汉语中的偏正短语中修饰语与中心语的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只是汉语中偏正短语的结构并不限定为梵语和汉语的结合。这种“梵汉合璧词”的优点主要是在于音译部分之后加汉语单词的形式类似于汉语的构词习惯,同时末尾的汉语单词又能标明所指的属性,而且汉语单词是一些汉语常用词汇,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特点,而在音译部分使用的字有很多也是一些适当的会意字,使得词汇总体的意义能被轻易看懂,因此很能为中土人士所接受而广为传播。从构词的角度上说,音意合璧是一种极能产生新词的构词方式,根词可以与更多的语素相结合,产生更多的词汇。

(四)灌注得义词

佛教为外来宗教,汉译佛典过程中,除了创造诸多新词之外,也有许多是得到“灌注”使中土词汇“佛化”借以表达佛教意义的。诸如“我”,在古汉语中的意思如同今天再不赘述。而在译经时则借以表达梵文“*Atman*”的含义,“*Atman*”在古印度梵文中表达的是灵魂的意思。可以指称个别的灵魂体,也可以是众多的、集合体的灵魂体组合,也有人把此观念用以形容世界灵魂、宇宙灵魂,类似心理学里“集体潜意识”^⑤的说法。再如“因缘”一词,《史记·田叔列传》中:“(任安)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此处的“因缘”表示机会、际遇意思,而佛经中,如《四十二章经》卷十三:“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至道?”《翻译名义集·释十二支》中解释道:“前缘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也就是说,使事物生起、变化和坏灭的主要条件为因,辅助条件为缘。此外,诸如“杀生”、“乞食”、“精进”等等都应属此类。

此类词汇虽然与引申相似,但是事实上与引申还有不同。首先,佛教是一个外来的文化系统,中土文化中的词汇引申意义并无佛教色彩,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则词义不会向佛教教义转化。其次,汉译佛典时译经者向词义中“灌注”的词义大多具有明显的、丰富的哲学、宗教意义,表达的概念是处在一个思想系统之中的意义,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词义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对于词汇意义另外一种解释,而“梵汉合璧”不仅仅是词汇语言上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于思想文化层面上深入的融合,因而“灌注”之后的词义也往往会再次产生一种词义的流动,重新引申到原本的汉语词义中,这对于丰富汉语词义也有着重大的发展意义。

三、佛源词汇的产生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一)汉译佛典借词现象

从东汉时期的佛教传入,汉译佛典活动持续上千年之久。毫无疑问,佛教传入对汉语借词的影响是鸦片战争之前最大的,借词数量也是最多的。东汉之前,汉语借词的数量是很少的,而且借词的产生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形式。伴随着佛教的不断传入与日益被中土大众所接受,汉译佛典的活动也同时兴起,此时的汉语借词在译经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音译词汇、意译词汇与音译意译相结合的“梵汉合璧词”。这种借词、翻译形式也为后世乃至现代的汉语翻译奠定了基础。19世纪开始,西方文化大规模立体化侵入中国,尤其是西方的技术、政治理念、宗教、社会风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思想与专用术语,中国社会对于这次文化冲突的兼容并包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长期以来汉译佛典积累起的高水平的语音和语法的分析技巧,以及表达佛教词汇与思想时所形成的惯例化的语言技法。诸如“*sofa*”译作“沙发”,“*romantic*”译作“浪漫”,这些都是后来者从古代先辈们那里收益的表现。而借词在性质上可以大致分为两个不同种类,首先是佛教的专用词汇,例如一些专用名词、术语,其次还有一些词则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正如前文所述,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些词我们并不知道其实它们的源流在于佛教。而这些词才真正是对于汉语词汇、语言的丰富产生巨大影响的。

(二)对词义丰富的发展

如在前文“灌注”词解中所述,有许多汉语词汇虽然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系统当中,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被赋予今天我们所常用的意义,在汉译佛典过程中首先被借用于解释佛门教义,后来佛门教义的衍生意义逐渐代替了其本意,成为我们所常用的意义。例如“真谛”一词,梵文本为“*sgavfaxhfssjh*”,原为佛教语,与俗谛合称为“二谛”。“谛”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又称为“第一义谛”。后来“真谛”就常见于汉语语言中,多表示真实的意义或道理^⑥。其次,还有一些汉语词汇虽然是在汉译佛典时期才产生的新词,但是在当时所使用的佛教意义在漫长的词义演变过程中逐渐被遗忘,而衍生出的新意义却被大众沿用至今。譬如“弘扬”一词,本意是在佛教中用以指佛、菩萨传扬佛法、教化大众的行为,唐代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迦湿弥罗国》中言:“当於此地建国安人,弘扬佛法。”后世中才有从佛义“弘扬”中衍生出的现代汉语常用的意义,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弘扬”词条的解释:“<动>发扬光大:~祖国文化。”如此这般的词汇在汉语中还有很多,不再一一举例。

(三)保留口语特征与双音化多音化趋向

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以文言文(也称“书面汉语”)写成。汉语书面语词汇在历史上一直以单音节字为主体,这是由于汉字本身就是以单音节词或者作为合成词的语素出现的,但是在口语中又有许多双音节或多音节词汇。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为了适应梵文的特点、翻译佛经的需要,以及为了使翻译而成的佛经流畅和便于广为传播佛教教义,使大众能够接受,在汉译佛典时译经者使用了大量双音节、多音节词汇。虽然中古之后,通俗汉语的书面形式悄然发展壮大,但在此之前,汉译佛经所用词汇与同时期汉语其他类型著作是有明显区别的。据朱庆之先生研究,单是中古前期的汉译佛经就多达 960 部、2990 卷,约 2400 万字,远远超出了同期中土世俗文献的数量,而其中大量保留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所用的口语词汇。到了魏晋时期,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进程大大加快,具体表现为过去由单音词表示的概念大都有了双音节形式,而出现的新概念基本上都由双音节形式表示。汉语词汇的双音化现象无疑也促进了汉语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例如“进退”、“两难”、“自然”、“如意”、“赞助”、“希望”、“意识”、“烦恼”、“机会”、“习气”等等。此外,更有许多当时没有被世俗文献所记录的汉语口语词汇也被佛经所使用,只是具体是哪些词汇到今天已经不得而知。究其原因,无疑是因为合成词比单纯词更能准确地表义,这也是古汉语造新词的一个方向,是对以单音词为主体的书面汉语的发展。也就是说,从适应口语与准确表义两方面来看,词汇的双音节、多音节化是汉语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也就说明,汉译佛典用词对于后世研究中古及之前的汉语口语有着巨大的意义。

四、结语

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文化曾与许多不同种类的文化进行过交往、融合,因此汉语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外来成分。而佛教自两汉年间进入中国,经过与中土文

明尖锐的碰撞与不断的融合,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佛教传入后的两千年的岁月中,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佛源词汇在汉语外来语词汇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伴随着大量佛经的翻译完成与佛教教义在中华大地上的广为传播,在译经写经过程中创造的众多新词汇也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一直被沿用至今。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很早,因而许多如今依旧沿用的佛源词汇早已被使用者视为平常,但不管怎样,它们依旧属于佛源词汇。史有为先生认为,佛教是“中国的第二传统文化”。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存在夸大的成分,但是,佛教的传入,尤其译经写经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和语言的表达能力,并使汉语语言的词汇系统更加完善。因而,对于佛教传入尤其汉译佛典为汉语词汇所带来的影响理应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

注释:

①《四十二章经》: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开始有汉译本佛经出现,名为《四十二章经》,是中印度人竺法兰与迦叶摩腾翻译而成。经文共四十二章,故名之。这是佛经汉译伊始,一般都认为它是最早的汉译佛经。收在《大正藏》第十七册。

②由之《佛教对汉语的影响》,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26页。

③赵明《浅析佛教传入对汉语词汇的影响》,见《语言应用研究》2009年8月,第67页。

④此处所指佛教解释,即《时轮经》中的相关说法。

⑤此解释出于百度百科“*Atman*”词条。

⑥此解释出于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真谛”目。

参考文献:

[1]陈振群.新马泰闽南相亲民间信仰浅析[C].//陈国强.福建侨乡民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2]张禹东,刘素民,等.宗教与社会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美]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M].常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日]辛嶋静志.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J].俗语言研究,1997(4~5).

[6]颜洽茂.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上)[M].成都:巴蜀书社,1998.

[7]朱庆之.佛教汉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9]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1.

[11]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J].中国宗教,1995(1).

[12]李清桓,袁宇.从佛教词汇浅析佛教汉化的历程[J].江汉论坛,2009(12).

[13]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14]孟广道.佛教对汉语词汇的影响[J].汉字文化,1997(1).

[15]王脉.佛教对汉语词汇影响的探析[M].第24卷.新疆学刊,24(1).

[16]黄群.佛教对汉语词语的影响[J].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7(3).

[17]马敬芳.佛教词汇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与变异[J].民俗文化研究,16(2).

[18]赵明.浅析佛教传入对汉语词汇的影响[J].语言应用研究,2009.8.

The impact of Translating the Scripture on Chinese Vocabulary

XU Jie-r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chool,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Buddhism i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round the East Han Dynasty, and has made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it also made a good combination between translating/writing the scripture and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Buddhism, and thus many new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created. We can also see this impact on the derived vocabulary, which largely enriched Chinese vocabulary and promoted its development, producing disyllable, multi-syllable and may other lingual phenomenon, which also is a outstanding example for later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The Buddhism vocabulary is created and develope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this article a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Buddhism vocabulary from its general developing history, especially its translating process.

Key words buddhism, Chinese vocabulary, translate buddhist scripture or soccre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责任编辑 魏 琴

47